

人生是减法,见一面就少一面,人生还能聚几回?多么沉甸甸的字眼!可能读懂又有几个人?当你读懂了,会流泪珍惜,因为多少钱都买不回那份真情!

爷爷奶奶走了后,就剩下老姑一个老人了。

去年的正月初五,大爷从省城特地赶回来,回来看他二十年未曾谋面的亲姑姑,也就是我的老姑。老姑住在陵县大郡村,年龄也快90岁高龄了,也是身体不多好,受过苦的人。

哥哥、大爷、我,三人一行开车前往大郡村,临行也没多带什么吃的,毕竟老姑岁数大了,只带了几棵野山参和阿胶做滋补。

二十年都没去过老姑家,着实找不到那老屋子了。到了大郡村,我们三人便下车开始问,经过打听了几人,终于打听到了老姑的住址。

道路泥泞,下着大雪,七扭八拐的开进了一个小胡同里,进入我眼帘的是一座破旧的平房院落,这就是老姑的家。推开木棍铁丝做的大门,一个用蓝砖砌成的照壁,只有一个发白的“福”字无力的贴在砖上,风劲点就要掉了。进入院子,白雪和黄土相交的地面上,一道塑料绳做成的凉衣架就是整个院内的场景。我看着大爷的脸上立刻出现了凝重,这种凝重是一种心酸,也是一种难以言表的无奈!

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这是真的。

大爷站在院里,那一刻仿佛时间凝固,一声“姑”喊得树叶都在飘零,响透了整个院落,二十年了娘家人来了,二十年了盼到亲人了……

人生还有几次聚

◇ 鄢云飞

老姑是听到了院里有人,操着那浓重的山东方言问:“谁?是俺九臣吗?”一步挪一步的拄着拐棍出了屋当门,嘴里一直念叨着是不是“九臣”。

此刻,一家子姓鄢的聚在一起,祖孙四个人相依在一起,二十年呀!多么感人的一刻,大爷的眼泪顺着眼眶就流了下来,嘴里回答道:“姑,是俺,姑,是俺”,老姑激动的拉着大爷的手,眼泪止不住地一直流,嘴里也说不成一句话。

就这样,我们拉着说着,走到了老姑的床边。但老姑的手,一直都没离开大爷的手,一直抓的紧紧的,生怕有一刻离

开。苍白没有多少血色的脸上,老姑那个眼眶红红的,几缕银发将脸上的皱纹衬托的越发深了。

大爷顺势跪在了老姑的跟前,拉着老姑的手语重的说:“姑姑啊!这二十年,不是俺不来看您,从俺答答不在了以后,就没有咋回这个家,是俺对不起您!是俺不孝顺,俺小时候是您给俺抱大的,带着俺玩,有时候俺黑了睡不着,做梦都梦见您,俺答答在世的时候经常给俺说,没事了常去看看你姑姑,可俺这一走就二十年呀!俺不孝顺……”

老姑还是紧紧的抓住大爷的手,嘴里还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眼睛还是湿湿的。大爷让我们把带来的东西从车上拿了下來,顺手从上衣口袋里掏出5000元,就在给老姑钱的时候,老姑带有哀求说:“俺不要钱,俺只想让你都陪陪俺!你都走了,不知道还能见上吗?见一面就少一面,俺不要钱,俺只想和你都待一会。”听完老姑的话,从不流泪的我,眼泪也扑扑哒哒的流,心里是一阵一阵的酸!

我们临走时,满头银发拄个拐棍的老姑在木棍子门前相送,眼神中透露出最难以割舍的情怀,那种眼神让人伤感……

是啊!人生还能聚几回?别在老人在世的时候,不懂得孝顺,错过了,哭也没地方。

留一份沉默给自己

◇ 牛宝川

出门在外
或者在家里
多听少说
才是硬道理

听别人说话
去其糟粕
留下金句
留下一个个真理

即使别人说你的坏话
也大可不必暴跳如雷歇斯底里
对一个心灵纯净的人来说
流言总是那么苍白无力

在别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时
捧一本书
静静地
丰富着自己

在别人灯红酒绿狂歌劲舞时
关起门来听一首小夜曲
让流淌的音乐
把心灵静静地洗涤

留一份沉默给自己
思想乱了需要梳理
灵魂蒙蔽了
要把糟粕清理出去

不要伤心
不要哭泣
没有人因为你的伤心哭泣
而事成欢喜

不要自暴
不要自弃
没有人因为你自暴自弃
而对你心生爱意

留一份沉默给自己
包容一切不合理
留给自己的
永远都是阳光快意

去西岳逃匿

◇ 程蝴蝶

我要逃离
逃离这尘世间太多的磨砺
携裹着故乡浓浓的眷恋
去西岳华山
在那高人云天的地方
掏一杯轻松的呼吸

我匆匆的收拾行李
登上疾驰的列车
抛去多日烦躁和惆怅
扑向理想中的世外天际

坐上登高的缆车
我在浩瀚的空间里游戈
繁冗的躯壳远离喧嚣之地
魂魄似乎也从此思里拨起

惊过头顶上的迷雾流云
侧身逝过的是千仞绝壁
蓦然间
我仿佛又被托回到现实的梦里
感叹这世间万物的沧桑
体察这浩瀚宇宙的舛隙

前面是嶙峋的南峰顶
后面是险峻的北峰地
万千棵奇形怪状的华山松
从岩石的缝隙中
扭曲而又顽强的伸出来
似乎向游人召示
生活的艰辛亦或生命的崎岖

随风飘荡的红丝带
锁系着数不清的善男信女
我想海誓山盟的承诺一旦背弃
尘世间又能留下几多忠贞的期许

我不系红丝带也不扣锁
我只想在这里忘记
在这远离尘世的洁净之地
接收一次脱胎换骨的洗礼

顺着光洁悠长的石阶
牵着朦胧疲惫的影子
我缓缓向正门走去
思绪从它藏身之地
突然又撞入我的怀里
惊慌失措中
我的心血又落了一地



诗笺

追忆我的老师王鸿儒

(上接 B1 版) 高,还得养家糊口,解决不了大家吃饭问题,就买了一个大铁桶,每天都要趁灶上做饭时拎回来一桶开水,放在他的办公室里,供大家喝。七十年代末期,学校非常艰苦,不要说茶水炉,就连我们喝的水,都是一大早从南河滩担上来的,莫说热水,凉水都得跑到河滩去舀,而且还不干净。我们这群缺少爱的野小子傻丫头,能在饥渴的时候喝上一口冒着热气的水,心里不知有多么温暖、多么甜蜜。王老师将他门上的钥匙配了好几把,离校远的每人发了一个,我也有份。他让我们冷时到他那儿取暖,渴时到他那喝水,没地方去时到他那看书写作业。我们每晚都要上自习,但却经常没电,所以不少人都买了马灯,然而放在宿舍里不安全,时常有人丢失,王老师就让大家放在他那儿,由他来保管。有时住校生带的钱和干粮也会不翼而飞,大家便也交给王老师照料。这一招还真灵,我们班钱物被盗的现象从此就再也没有发生。学校面积小,住房少,学生宿舍住宿很拥挤,小号住十几个,大号住二十多。满屋子除了一个大土炕,就只剩下屁股大的一块空地。大家只有一套被褥,半年不拆洗,本就很脏,再加上别人不注意,乱丢乱扔,尤其是冬天,土炉子下面堆满了煤渣,进屋子后鼻子不敢吸气,脚不知往哪伸。王老师先是要求住校生排班值日,但轮着轮着就没人干了,多次整治都没啥效果。王老师生气起来,自己买了一把扫帚和簸箕,每天早晨进去打扫一次。大家心里有些愧疚,却无人愿意耽误学习时间去帮忙,就这么着让王老师伺候到大家离开。王老师把我们当自己孩子,也不避讳什么,冬天,他见个别人不愿出门上厕所,站在门口往外尿,弄得宿舍门口结了几条小溪状冰块,就在教

室里训斥,说要买把镰刀,挂在墙上,把尿尿的人的小鸡给割下来。女生害羞,捂着脸偷偷乐。男生则互相指责,还有人打趣道,谁敢再尿,让你变成太监。王老师没有买镰刀,而是亲自拿着铁钎,将门口的尿冰一点点给铲下来,扔到垃圾堆里。他是怕有人不小心滑一跤,摔坏了可不是小事情。

王老师对学生从来都是一视同仁,不管你家庭富有还是贫穷,不管你是官员子女还是农民孩子,不管你学习好还是学习差,他都诚心相待,不分彼此,不存偏见,更不会歧视。他做事光明正大,坦白磊落,直来直去,不畏邪恶,同情弱者。虽然他年高体弱,但附近村庄闹事找茬的人,即便不是曾在大中上过学的坏蛋流氓,见到义正辞严、怒发冲冠的他都要退避三舍,不敢招惹。他不是靠体力,他是靠正气战胜了他们,保护自己的弟子。学生对王老师都很尊敬,王老师晚上到宿舍检查,从不偷偷摸摸,大家也都听话。而另一个班的老师,常常悄悄躲在宿舍窗户外,听学生讲什么,被个别使坏的学生发觉后,故意从窗户外边向外洒尿,溅了他一身,还没法向人诉,弄了个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

我在王老师班里待了三个多月,就转到另一个班,又过了一年有余便作为大交中学首位文科录取生进入了高专。没成想三年后又分配到交大中学任教,不过这时的大交中学已经变成了初中。王鸿儒老师仍在教学,除了样子更老了一些,手开始抖动外,其他变化也不大。我虽仍然视他为老师,但他却把我看成了同事。他会找我和樊怀良研究古文中的一些字词,他说我们都是专科生,而他的学历只相当于初中,他要向我们学习。学校组织听课时他会在我们这些年轻教师面前紧张,而一旦他的肢体、表情不再配合他的声音,他的课便没有了以

往的精彩。他仍然如同过去一样关爱自己学生。有一次周日,因追赶一名疑似自杀的女生,他差点没有背过气去。我当时住校,正好碰到,帮他拦截,才了解了事情原委。原来那个女生受社会上小混混引诱,周六没有回老家,晚上竟与五、六个大交小流氓在宿舍鬼混了一宿,他父亲不知怎么获得了消息,赶来将其中一个流氓逮住,然后把女生交给王老师照料,自己押着小流氓去找派出所。那女生趁王老师不备跑了出来,王老师以为她嫌丢人,要轻生,便没命的追赶,而实际上那女生只不过要抄小路阻拦其父,并要帮小流氓逃脱。王老师后感慨地说:“这世道咋啦,人这么小咋就变得不要脸了呢?”立志当“鸿儒”的王老师还在追求古时师者的风范,却没料到社会巨变,世风日下,今昔早已不同。

在大交中学待了几年,由于各种原因,我调到了别的学校,之后又到了县城,与王老师断了联系。工作稳定后,偶与一帮同学相逢,聊起了自己的老师,便集中到王鸿儒身上,有人提议给王鸿儒过一个寿,大家一致赞同,于是众人在一起初步确定了每个人的职责任务,商定过一段时间再聚再议。多日后一直未见有消息传来,便打电话问牵头人准备情况,那人却说,搞不成了,王老师前两年就已去世了。听闻此话,我心中先是一震,片刻后有一股酸酸的东西涌出来。我说不出来那是什么滋味,痛惜王老师逝去?追悔我们平日对老师的淡漠与不关心?懊恼商定的事难以落实?我说不清楚,俗语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应该是中国人文明的一种体现,但这样的优良传统我们继承了吗?我们正在把我们民族血液中最纯正精髓的部分慢慢稀释淡化,而自己也未能幸免地加入了这个行列。这就是那股泛酸的东西吗?

愿王鸿儒老师在天之灵安息。